



# 坝坝茶里旧光阴

□陈康明

上周末,难得遇上通透的晴天。我慢慢溜达上南山,在黄桷埡涂山湖广场边找个位置坐下。眼前好热闹,大半个广场摆满了木椅小桌,坐满了喝坝坝茶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嗑瓜子、剥花生、摆龙门阵。茶是普通的花茶或沱茶,用白瓷盖碗泡着,热气混着茶香,在阳光里轻轻飘。

阳光暖烘烘地照在身上,不晒,像一张刚晒透的棉被裹着你。深吸一口气,是南山特有的草木清

气。眯起眼,光里的

微尘轻轻浮

沉。耳边人

声嗡嗡,却

不觉得吵,

反透着一

股踏实的

热闹。手

里捧着温

热的茶碗,

人一舒坦,心

思便飘远

了。眼前这片坝坝茶的热闹,像隔了层毛玻璃,渐渐退回到30多年前,老家屋后那个更小、更安静的“坝子”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。我把家里的老土墙房子拆了,盖起一栋两层砖楼。楼顶是平的,刚盖好时空着。冬雨水少,水泥楼顶干得透透的。没想到,这小小一方天地,竟成了一家人冬天的宝地。只要太阳明晃晃地照上来,我们就忙活起来:搬一张小桌、几把矮凳,提上热水瓶和茶叶罐,一股脑儿运上楼去。

四周没遮没拦,阳光整片泼下来。坐在那儿,背心晒得发烫,脸上却凉丝丝的,一暖一凉,舒服得人直想叹气。茶是老荫茶,拿大搪瓷缸子泡着,浓浓的,带点苦味,却格外解渴、暖身。一家人围坐,话也多了。聊的无非田里庄稼、镇上新鲜事、娃娃功课,零零碎碎,像手里剥开的花生壳,轻轻脆脆落一地。

楼顶能晒太阳的消息,不知怎的传到了岳父耳朵里。他是个瘦削而精神的老人,话不多,但喜欢热闹。从此,他便成了楼顶的常客。手里总拎着那只积着深茶垢的玻璃瓶子,里头泡着最爱的老荫茶。岳父一坐就是大半天,眯着眼,一口一口缓缓地喝,静静地听我们聊。太阳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泛金,脸上的皱纹在光里显得特别深。只有我们话头停了,或特意问他,他才打开话匣子——讲小时候天不亮翻山上学,书包里揣着冷红薯;讲年轻时跑各地见世面;也讲退休后养花弄草的闲散。他的话就像那瓶老荫茶,味道朴实,却熬着一股醇厚的人生滋味。每次总要等到楼下喊“吃饭了”,他才有点不舍地拍拍裤子,慢慢下楼。

后来,父亲和大哥他们也常来坐坐。小小楼顶,更挤,也更热闹。茶水喝得快,笑声飘得远。那个光秃秃的水泥



屋顶,就这么成了一家人小小的、装满阳光的窝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开春后,家里商量,楼顶得做防水,还能存点水夏天降温。于是请了工人,用黑乎乎的防水涂料把楼顶刷了一遍,四边砌起矮墙,蓄上了水。我们的“屋顶茶会”只好散了。阳光还是好,可坐在泛着白光的水池边喝茶,总觉得不是那个味道。

心里到底舍不得那股暖,父亲说“楼下照样晒”。没几天,他就请来石匠在屋子东边的空地上忙活起来。用附近的青冈石打料,严丝合缝,砌出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石坝子。坝子平平整整,靠着墙,下午的太阳正好满满地照过来。

这小石坝子不光没让大家喝茶晒太阳的兴致淡了,反而队伍更庞大了。以前在楼顶,终究是关起门来自家的事。现在坝子在屋旁,敞敞亮亮,路过的邻居、田里回来的乡人,见我们一大家子坐着,总会停下打招呼,“来坐会儿嘛”“喝口茶再走”,一来二去,很多人也就不客气地坐下。一张小方桌不够,就再加一张;凳子不够,各家自己带。我的茶叶罐子,也从一只变成两三只,泡着不一样的茶。

摆的龙门阵,也宽泛多了。从国家大事到村里谁家娶媳妇,从粮价到后山挖到什么草药,什么都扯。这儿成了小小的信息交流站:张家果园的柑橘叶子发黄,郑叔叔一眼就晓得缺了哪种肥料;王婶想孵小鸡,隔壁毛婆婆马上教她;连谁家耕田的老牛不听使唤,几个老农凑一堆,

也能琢磨出法子。阳光落在青石板上,落在大家朴实的笑脸上,茶气袅袅,话头起落,满是鲜活又踏实的人间烟火。

前几年,城镇化的风到底刮到了我们那个安静的小村子。推土机轰隆隆地开来了。我家那栋装满回忆的小楼,以及石匠一锤一锤砌出来、磨得光润的青石坝子,连同坝子边那棵老梧桐树,一齐被推平,消失在碎砖和尘土里。代替它们的,是几栋崭新却模样统一的楼房,高高地杵着,遮掉好大一片天。

此刻,坐在南山涂山湖这开阔热闹的广场上,周围是互不相识却共享同一片阳光的茶客。恍惚间,楼顶上毫无遮挡、晒得人背心发烫的冬阳,那小石坝子青石板上温存的暖意,好像穿过那么些年,又静静地贴到了我的背上。岳父那只泡着老荫茶的玻璃瓶子,在光里泛着琥珀色;父亲听邻居闲谈时,那认真又温和的侧脸;还有那些掺着泥土气、肥料味儿和家常琐碎的谈笑,混着老荫茶、花茶各种朴素的香气,一下子清清楚楚地涌到眼前,漫上心头。

阳光依旧暖烘烘的,南山的草木清气还在鼻尖。盖碗里的茶烟,和记忆里的茶烟,仿佛在此刻无声地交融。原来,有些日子,有些地方,有些人,并没有真的被时光的推土机推走。它们被一年又一年的好太阳,晒成了心口一枚永远温润的琥珀——澄澈,暖乎。只要闭上眼,就能触到那扎实的、旧旧的光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)

## 绿豆稀饭两分钱

□刘畅

尝遍山珍海味,也总难忘上世纪70年代,交公粮时花两分钱吃到的那碗绿豆稀饭。那碗稠粘液香的稀饭,饱含着我对过往岁月的深深怀念。

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,哥哥、姐姐热议公社粮站那两分钱一碗的绿豆稀饭。“啧啧,老远就闻到香味,肚子立马就不饿了!”五哥从没吃过,一谈起粮站的绿豆稀饭就两眼放光。“为啥粮站的稀饭那么香?”我追问。“咱家煮饭就几颗米,清汤寡水的能好吃吗?”五哥说,“粮站是几十斤米用大火慢熬,米汤都熬得黏糊糊的,自然香得很!”彼时我肚子饿得“咕咕”直叫,幻想中的稀饭馋得我两眼发花,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吃上一碗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几天前爸爸买的凉鞋有点小,妈妈叫我背30斤公粮,与五哥一起去交公粮。既能把鞋子撑大些,还能挣点工分。她摸索着掏出五分钱,让我和五哥去吃碗绿豆稀饭。

“兄弟,要不是沾你的光,我还吃不上呢!”五哥的话里满是欣喜。那年我八九岁,每天放学都要割猪草,背30斤公粮对我来说不算难事。

那天下午4点多,我背起粮袋,得意地跟在五哥身后向粮站走去。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汗水很快浸湿了衣衫。脚尖被汗水泡得发胀,五个脚趾突然从凉鞋尖里挤了出来,恰逢下坡路,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,稻谷从背筐洒了出来。

五哥见状,一巴掌打在我脸上,“你

就想着吃绿豆稀饭,这下闯祸了!”我脸颊火辣辣地疼,膝盖也掉了一层皮。五哥赶紧把干净的谷子捧回背筐,又将沾了泥灰的谷子悄悄藏进草丛。

“要是被生产队的人看见了,说你糟蹋公粮,可就麻烦了!”他的话吓得我直冒冷汗,哪里还有心思惦记绿豆稀饭。

我忍着膝盖的疼痛,一瘸一拐地跟着五哥把公粮送到粮站。粮站里人山人海,远处一群人围得水泄不通。“兄弟,走,去看卖稀饭的!”五哥看着我红肿的膝盖,眼里满是愧疚。

我挤进人群,只见一口大木桶里装满了黏稠稠的绿豆稀饭,颗颗绿豆泛着翡翠般的光泽,瞬间勾起了我强烈的食欲。五哥小心翼翼地递上五分钱,目光紧紧盯着工作人员手中的大瓢。大瓢稳稳落下,刚好舀满一碗。

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绿豆稀饭了!我轻轻喝了一口,只觉得一股暖流立即悄然舒展,直抵心窝,清香在唇齿间瞬间弥漫开来。长江河吹来的凉风,夹杂着稀饭的香气、汗水的咸味和稻谷的清香,构成了当时最动人的烟火气,这份滋味温润了我整整半个世纪。

一碗稀饭,看似普通,却承载着味觉的享受、时光的记忆和历史的馈赠,连接着过往与未来。如今的山珍海味早已寻常,但那碗特殊岁月里的绿豆稀饭,其浓香始终萦绕于心,成为最撩拨我心扉的乡愁,提醒着我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,铭记过往的艰辛与困苦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)

## 半树菜花别样美

□郭凤英

但凡要看花海,必定是大片大片各种鲜花形成的,目之所及皆是鲜花铺满地的壮观景象,才能称之为花海。若是单看某一种花形成的花海,那更需要视野所及都是这种花,才有那种“一眼定情”的诱惑和壮观。

在乡村,除了漫山遍野的野花能给人以震撼和喜悦,除了精心打造用于乡村旅游的花海能让人追逐,唯有油菜花能担起这份“重任”,那金灿灿的一片汪洋,可谓艳而不俗,媚而不妖。

荣昌区河包镇核桃村的一片油菜花比较集中,因而形成未有人工雕琢痕迹的花海。岭上,坡下,不管土大土小,也不论造型如何,到处是油菜花,到处是春的天地。

走进核桃村是偶然,在暖暖春阳高照下,我们与这片油菜花海亲密接触了。不过,时节方面稍微晚了一点,因为大部分油菜花已过了最盛花期,花茎下部,一根根花谢后的菜籽夹小心地伸出了脑袋,小心翼翼地沐浴着阳光。

我便称之为“半树菜花”。油菜花盛开的时候,和桃花、李花、梨花、杏花一样,是大自然给春天换上的礼服,也是给农人送上丰收的希望。油菜花盛开的时候,也是蜜蜂采蜜的最佳时节,因此身在花海时,能看到小蜜蜂采蜜的小小身影,听到小蜜蜂“嗡嗡”的鸣叫声,能想象喝着蜂蜜水的甜美与惬意。

这半树菜花,是油菜籽你追我赶不误农时的真实写照。观景的人,多是醉心于美景带来的愉悦享受,拍照也好,录视频也罢,都只是我们“到此一游”的见证。而农人,是需要饱满的菜籽的,

因为菜籽成熟收获后能榨油,榨油后的菜饼能喂鱼、肥土等,真正实现经济价值。因而我们观景时,绝不能扑进油菜花田里,不能为了拍照而损坏一株油菜花,否则,那是对农人辛勤劳作的亵渎。

清代诗人陈衍在《郊行见菜花》写道:“一色菜花十里黄,好风斜日送微香。”明代诗人高濂《豆叶黄·菜花》写道:“春满郊原水满堤,阴阴麦长菜花肥。”宋代诗人范成大《晚春田园杂兴》写道:“蝴蝶双双入菜花,日长无客到田家。”……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菜花,多是写景状物,感念农人生活之不易,体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,这是诗人们知民意、察民情的结果,他们将情感植入农人生活,让这些诗作立得住,所以也走得远,走到了今天。

核桃村在构建“种植+加工+文旅”融合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方面,可谓煞费苦心,以技术赋能、模式创新、品牌突围为抓手,突破农户传统单一的生产方式,将各家各户的油菜花田连成片,把村民种植、集体企业加工、文旅助力充分结合,有力地提升了诸如菜籽油这种原生态压榨而成的绿色食品推广力度,使得市场活力加强,村民增收有望。

这半树菜花,是油菜这种传统经济农作物呈现给我们的别样的美,我们可观赏菜花,但不能毁损菜花;我们可宣传菜花,但不能污染菜花;我们可亲近菜花,但不能改变菜花特有的美和特有的实诚,我们必须遵循菜花盛放和结果的规则,于此,我们才融入了传统和发展,亲近了自然和规律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